

魁华通讯

2023.03 (总 170 号)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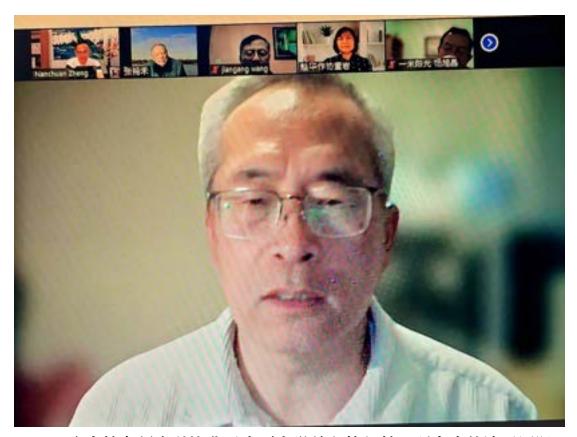
- 一、"围炉夜话"第二讲活动报导
- 二、会员动态
- 三、会员介绍— 小冬、童歌



围炉夜话第二讲

陶志健: 莎士比亚的弑君悲剧

魁华作协讲坛第二讲,麦吉尔大学博士、翻译家、魁华作协作家陶志健 博士与大家畅谈莎士比亚的弑君悲剧。



陶志健老师本科毕业于山西大学并留校任教,研究生就读于国际 关係学院〈今国际关係大学〉,获硕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后留学加 拿大麦吉尔大学,获博士学位,其间任英文系助教。

此次讲座主题为大家深入剖析几部莎剧里的"弑君悲剧情节"。会后,陶老师解答文友们对英文翻译作品的许多疑问,进一步分享多年文字翻译的心得与感悟。



讲坛主持人林锦女士,她当日以娴熟的中外语主持讲座,活动一路顺畅,文友们文思泉涌,讨论热烈。



作协前主席郑南川老师在讲座上侃侃而谈,分享对主题的心得与想法。



魁华作协的主席董岩女士,她与张裕禾老师对于翻译的"信达雅"进行了一番对话与共鸣。



张芷美老师请教陶志健老师对其中一版红楼梦译本的看法。



蒙特利尔知名媒体人王建刚老师, 听闻众人对翻译的看法后, 也分享几则新闻媒体界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翻译作品。

魁华作协一次次讲座的进行,都是众人智慧闪现的高光时刻, 这些片段分享都是大家生活与思想的浓缩精华。

本次讲座的精彩视频已放到Youtube频道,为您原汁原味呈 现,重温陶老师讲座的风采,有兴趣的朋友可别错过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rizhup3_ts

欢迎在Youtube搜寻"魁华作协",订阅本频道,就能追踪后续更多 精彩的讲座内容。



围炉夜话 第三讲 预告

第三讲: 苏轼与黄州

主讲人: 董岩

魁北克写作者, 古典文学研究者, 大

学教师

魁华作协主席







会员動態

索菲老师荣获第二届猴王杯,新诗一等奖,得奖感言刊登在作家网的综合报道(右图)





[非甲炔促结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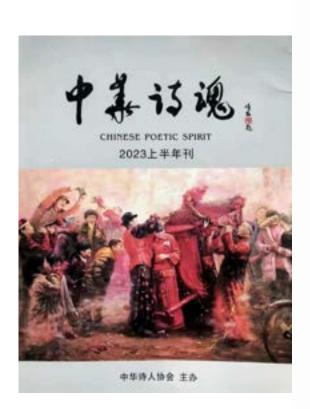
人类则框是上带接自己的模样创造出来。还是 由接接进化而来?这或作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话。 但并不指止我们继续探索从哪来到哪去这一永恒的 哲学向题。"据王杯"华语诗歌大奖赛,为全球用

(上图)作协主席董岩老师的作品"魁北克大地上的漂泊者之歌—加拿大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文学历程",刊登于香港<<文综>>,2023年春季号



会员動態

<<中国诗魂>> 2023年上半年刊,刊登郑南川老师的诗作"熔炉(外四首)"



```
黄世海的诗歌: 侧影里的世界 (组诗)
贯诗品名:
十 品:世界应有诗意多彩的样子
   ----读黄世海的组诗《假影里的世界》
陆燕娟的诗歌:长调并非虚构(外11首)
贯诗届甚:
张省哲: 无言难会凭栏框
   ---对廷高婧诗歌中"我"的考察
新诗高地
王昊红: 工厂里的诗(组诗选)
李永才: 鸭子河的经纬 (组诗)
邓太忠: 路过绵阳(组诗)
杨 平:走进乐山(组诗)
熊游埠: 钉 子 (外一首)
实力诗人
意义君: 冕地河游(组诗选)
王蓉芬: 心雨, 下在午夜的星空(组诗)
曾元飞: 我製云南紅(組诗选)
刘合军: 起风了(细诗选)
郭志波: 新疆闽册 (组诗选)
郑南川: 熔炉 (外四首)
庄 辉: 梦望别得风 (外二首)
营春根: 冬至:斜阳(外二首)
韦桥远: 梅杷的国 (外三首)
月色江河: 杨庄记(组诗)
梁 窦: 月下的梁 (组诗选)
金 團: 九行诗前(组诗选)
新诗前沿
杨本民: 这个冬天(外二百)
李云刚:一样的月光 (外二首)
柏新民: 泛舟客 (外三首)
王 鹏: 我和自己形影不禽(外二首)
陈广陽: 村庄的小路(外一首)
龙字环:中秋望月(外一首)
俞志华: 让编织的经纬题风而去 (外二首)
王正春: 逃见秋天(外二首)
解长虹: 瑪 颜 (外一首)
胨英江: 切換模式 (组诗)
```



会员動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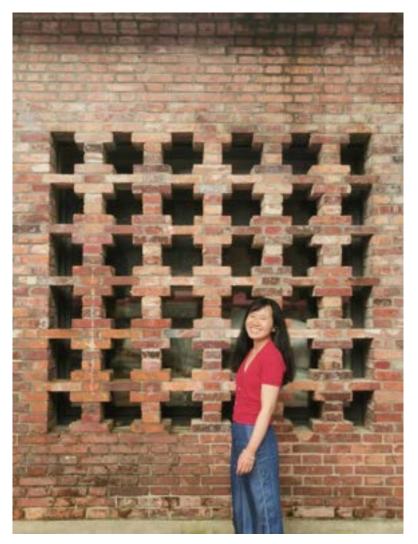


世界华人周刊 第81期〈见左

- 图〉 刊登以下文友的作品:
- 1. 王琼瑶女士的水彩绘画作品
- 2. 婉冰女士的散文作品"再游美国"
- 3. 张云涛女士的随笔作品"米歇尔"



会员与作品介绍



小冬

现任职于 Chartwell 敬老院,担任娱乐活动部主管,之前从事绘画及法语教育,先后在 Collège Jean-de-Brébeuf, Pensionnat du Saint-Nom-de-Marie et Collège CGH 任教。

法国阿维尼文文化交流硕士 北京服装学院服装材料本科



会员小冬作品节选

认命还是反抗

"什么时候该反抗?什么时候该认命?"当人难以抉择时,就把这个棘手的问题交给了上帝:"愿上帝赐给我勇气和智慧,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反抗,什么时候该认命。"

在这一点上,有神论者确实有优势。至于我和 Vincent,两个迥然不同的 无神论者,只有靠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正着的是生活,返着的才是命。人在 认命的时候,其实是在寻求自我安慰。至少我是这样,但 Vincent 显然不是。"

我是 Vincent 写的书中的女主角。 Vincent 是我在法国的第一任男友,更准确点是我这辈子的首任男友。为什么不用"初恋"? 因为我从来没恋过他,当时没有,现在也没有。何况我那时又多么的年轻气盛,我高涨的恋法情结已经到了非要为法国献身不可的地步。我就这样的不远万里,不辞辛劳地献身给了他。这也算是命中注定吧! 而这个命还要从我的大学时代谈起。由于我大学四年不务正业。可我怎么能务得了?! 高考时就是因为我的致命弱项: 化学,严重拖了总分。结果被戏剧化地调配到了化学专业,苦读了四年化学本科!

当我去法国留学,或现在在加拿大找工作时,被无数次地问道这个问题: "您为什么会选择读化学本科?"

我真想大吼一声: "C'est le destin!"

还有比命运更荒谬的吗? 当然,您也可以称它为神奇。荒谬和神奇其实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不受因果管辖的,不可理喻的。唯一的区别在于神奇是有目的的(虽然这个目的往往是人设的),而荒谬没有。所以荒谬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虚无感。

为了不那么惨,那我还是假设个目的吧!而且为了保险起见,这个目的最好是在实现后再假定出来,这样可以用来顺理成章地解释以前的荒谬和神奇。

这就好比我们把目的当作线,种种机缘巧合当作珠子,只要您用功总能挑出一些珠子串出一条项链。好像这些珠子都是因为这条项链才存在似的。

前面说了我大学期间的不务正业,导致了我要把我的青春和热情释放到别的地方。我的大学时代还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整栋楼的女生宿舍楼才共用一部电话。找个男朋友吧?男生连澡堂都充不满,您觉得能满足得了我吗?每周一三五男生澡堂都归女澡堂的地方。我还是好好读书吧!毫无疑问,我指的是课外书。当我走进学校图书馆,晃荡在外国文学架子上毫无征兆地抽出一本《红与黑》,我的项链的第一颗珠子就出现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因为司汤达,看了拿破仑,因为拿破仑,看了卢梭,因为卢梭,看了普鲁塔克,托马斯·摩尔,从乔治·桑到巴尔扎克,再到谬塞,肖邦,李斯特,雪莱,拜伦…… Hélas,一不小心掉进了浪漫主义的深渊。

我从深渊里向你呼唤

Vincent 是第一个听到小冬呼唤的人。自然成了小冬的第一个受害者。小冬就是我。

如果以一起车祸开头的书,毫无疑问,一定有幸存者。Vincent 就是这个幸运儿。第一,他妈妈用保险费加赔偿金为他购置了一所房子。第二,Vincent 变成了超人。Vincent 渐渐地在抢救室里醒过来。他隐约感觉到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似乎跟以往有些不一样。虽然那时的他只是一个四岁小孩。但他已经能够用他的逻辑思维来理解,或试着来理解,他身处的这个世界。

他妈妈有一本《Vincent 成长日记》,其中记录了他二岁开始说话以来有趣的事和他的惊世骇言。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一个大写的"BIZARRE"。这是除了爸爸,妈妈儿语之外,Vincent 开口说出的第一个字!

Mon Dieu! 这个刚来到这个世上的小屁孩连什么是"normal"都没有一点概念,怎么会说出"bizarre"?

他从能发出这个字的那天开始,只要看见他家的隔壁邻居,一位独居离索的老太太,他都会发出"bizarre"。他妈妈让他不要当着别人面说"bizarre",这样很不礼貌。他因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礼貌是啥玩意,所以他也就不用理会了。

只是后来等他 3 岁,词汇量多些后,他在后面加了一个字"gentil"。 bizarre et gentil。

对,就是这个感觉! Vincent 躺在病床上想。这就是他现在的感觉。他不知道他在这间熟悉又陌生的病房里躺了多久。他绞尽脑汁也想不起他为什么在这儿,或是来这之前的事。当然,如果有之前的话。哦,又或许,这只是我们,作为成人的猜想。孩子是不会思前顾后的,更不会未雨绸缪。他是活在当下的,完完全全不受时间的左右。他只觉得很奇怪,但不知为什么奇怪。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 Tout le monde est gentil。这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

尽管我试图改变过。他只能把我当成一个例外,但并不影响他坚不可摧的信念。我们是在一次学生聚会上认识的,地点在学校附近的酒吧,时间是 2003 年冬,我们都 24岁。我是语言班学生,他是物理系大八。我们交往后,当他给我介绍他的同学,导师,朋友,家人时,他都会在后面加一句: "il (elle) est gentil (le)"而他自己也保持着他一贯的gentil作风。

他就好像生活在字典中的人,懂得好的,就是那些褒义词;知道坏的,就是那些贬义词;然后接受一切的中性词。但永远不会是一篇文章。 Oh, pardon, Vincent。我在这里吐槽你了。

但我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之一。谁叫人总是带着目的行事呢,就像总是带着判断看事物一样。我不知道你写那本书的目的是什么?是真的因为不得不一吐而快失恋之痛苦,抑或是为了报复我,还是仅仅实现你的文学梦。

总之,你这些目的都达到了,在我看来。现在该轮到我啦!

我要告诉你忠实的粉丝们。事实并不是你描述的那样子,至少不全是。当然也不是我将要告诉你们的样子。都不是,或者也都是,谁不是带着自己的偏见看世界呢!只是偏的角度不同罢了。你把我写成什么样子了?冷酷无情到性冷淡,任性偏执到无理取闹,心直口快到得罪人。这些也就罢了,你还故意把我们的情爱细节用放大镜式地科学描绘出来。让人看得不是想解剖,就是要犯罪。特别是破处那章,几乎成了你整本书的重头戏。我承认我们是花了一周的时间。一个勤学好问,一个好为人师。但你也没有必要公之于众,让大家意淫我的同时来崇拜你吧!你当然可以说这是小说,都是虚构的人物。但是如果这个人物真的存在呢。而且正在看你的小说,和正在你的小说中被看呢。

你不是最完美的好人吗?我跟你在一起时,你没做过一件坏事,没说过一句坏话,即使有人真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你也要为他们寻找各种理由来解释他们并不坏,并没有恶意。看艺术展时,你尊重所有的作品,从不否定任何一副作品。当我对一些画匆匆而过,并不正视时,你会在那些画前多停留几分钟,好像帮我求得这些画的原谅。因为我不懂得对它们的欣赏。你教我如何善待每一副作品:"我们应该尊重每一副作品,你不能说你不喜欢它,就不认真欣赏它。你知道作者花了多少功夫,用了多少技术,才完成这件作品的!"

Vincent, 你真的是我见过的心地最善良,心胸最开阔的人了! 除了艺术,你善待你周边的一切,每个女友,每个人,每个生命。甚至是毫不起眼的蚂蚁还是蜗牛,你都会精确无误地从道上移到安全地带。在傍晚回家途中你突然一个急刹车,等我还没回过神来,你已经救了一只马路上的刺猬。

就这样,Vincent 练出了一对火眼金睛。不过走路还是开车,他都可以毫无例外地发现普通人(包括我)看不到的东西。当我成为他女朋友时,他就开始陆续送我一些小礼物,有首饰,装饰品,当然还有内衣,鲜花。

他在书中描述到: "Vincent 为了不触犯他的这位挑剔的女友,在送给她的礼物里面故意保留着购物发票和标签,为了让她收到礼物后,若是不如意,她就可以去换她喜欢的其他商品。只是这样一来,让女友看到礼物的价格,在法国,总是有失体面的一件事。但 Vincent 在体面和小冬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冬,他至今为止让他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她在他心目中是那样的特殊,那样的琢磨不透,以至于他把取悦她当成了一种自我考验,以此来获得某种成就感和满足感。倒不如说成是征服感好!

但事实上,我也收到一些没有发票的,叫不出名字的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有五彩贝壳做的发夹,不知道什么骨头做的项链,单只的掉了色的玻璃耳环,还有发锈的外国钱币。虽然千奇百怪,但我渐渐发现了一个共同点:二手的。Vincent毫不隐晦地承认,这些统统是他走路或开车时发现的。说得直白点,路上捡的。我相信没有哪个女人听到自己恋人这么说能不生气的。但Vincent似乎胸有成竹,并补充道:"这些是我精心挑选出来,最有特色的!"噢,谢谢你我可爱的Vincent。你们要知道Vincent为什么这样有底气,我们还得接着那场改变他命运的车祸谈起。



新会员与作品介绍



童歌

出生于中国大陆,受父親影响,自幼酷爱文學。大學期间开始写诗。曾多次在校刊上發表詩作與文章,同時也在當地的文學期刊上發表詩作。八十年代末期,我像当时的很多年轻人一样,怀揣一个留学梦,从中国大陆来到加拿大攻读硕士学位。刚来时英文水平有限,又忙于学业工作,无暇写作。于2006年开始学习英文写作。

自2012年起,我在北美和台湾发表了一系列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我的作品刊登于PRISM International, Canadian Stories, Ricepaper, Academy of the Heart and Mind, FLOW magazine, Vineyard Poetry Quarterly, 渥水, 远方的诗, Polyglot Magazine。

并获得以下文学奖: Movie Night (看电影) 荣获《加拿大故事》 2014年真实故事项目一等奖; Hug (拥抱) 荣获《加拿大故事》 2015年真实故事项目荣誉奖; In Broad Daylight (光天化日之下) 荣获作家文摘 2022年剧本奖第七名。另外我的中国三部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入围以下文学奖: the Eyeland International Book Award 2021, Tucson Festival of Books Literary Awards 2021, and the Retreat West Novel Competition 2022. 同时自2016年以来我为每期的卡尔加里的电子杂志《流》(Flow) 第6期到第39期供稿至今,并于2018年担任编辑。

我的处女作**The House Filler**《填房》将于2023年10月在加拿大出版。加拿大的中国人很多都是我的同代人。我們有着共同的青春,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經歷。如果我的拙作能够引起各位的共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外三首)

童歌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每一封信 都像一朵窗花 不允许丝毫的误差 在精心裁剪中 渐渐成型

> 然后小心翼翼地迭起 那一份牵挂 或是温情 再贴一张邮票 然后就像放飞信鸽 放它远行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薄薄的信纸轻如蝉翼 负载着沉重的使命 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人间 穿行于寂寞的黄昏 和睡意朦胧的黎明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没有音乐锦上添花 也没有视频眉目传情 你的字体就是你的个性 不管是刀兵相见 还是柴米油盐 每个字都是真功夫 没有提示 没有冤情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无需WiFi 无需iPhone 一支蜡烛 或是一盏油灯 便可照亮那纸上 琐碎的生活 固执的叮咛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每件事都被从容地描述 每一个人生的皱折 都被细细地摊开 抚平 写信人和收信人永远是剧情的主角 世界只是可有可无的风景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人间没有鹊桥 只有字做的桥墩 纸做的桥身 牛郎织女一相逢 堪比那玉露金风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人们都很有耐心 懂得等待是唯一的选择 就像等待节日 等待收成

在那用纸和笔写信的日子里 你也许会挑选一迭往事 装进匣子 束之高阁 它们习惯于逆来顺受 习惯于在最小的空间里藏身 习惯于等待 当你老了 头发白了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 你或许会想起那些信札 将它们松绑 细读那陈年旧梦 过眼烟云 你也许会惊异地发现 那个小小的空间 竟包含了你大部分人生

你也许老眼昏花 整日坐在椅子上打盹 你也许会忘却那些匣子里的精灵 在人去楼空之际 也许你的子孙们会发现这往日的见证 发现你竟然和他们一样 曾经爱过 曾经年轻

故乡

故乡是一张压在箱底的贺年卡 是一本旧书里那张精美的书签 是我向雪国居民描述的蛙声 蝉鸣 太阳雨 是牵着风筝的那根线

> 故乡是我独坐咖啡馆时 不期而遇的隐形人 是一首听不厌的老歌 是我向世界炫耀的照片

故乡是夏季槐花醉人的芳香 是晾衣绳上飞舞的床单 是布谷鸟婉转的啼鸣 是晚风里拨动的琴弦

故乡是偶然听到的乡音 是饺子 粽子 月饼 汤圆 是我茶碗中的一丝苦 是我酒杯里的几分甜 故乡是我梦中的翩翩少年 每当我思念他时 他便如期而至 清晨 他却雾一般散去 只留下两行清泪 一片茫然

故乡是十五的月亮 是唯一与我终生厮守的情人 永远含情脉脉 永远绵绵缠缠

> 故乡是所有的这一切 因为他是我的初恋

镜中花

序

百年修得同船渡 千年修得共枕眠 佛啊 我只修了五十年 你可放我到人间

> 为何急于返人间 因为有他在那边 可惜区区五十年 只能造你成物件

> > 正文

于是我变成一面镜子 椭圆形的 等身长 镜框是橡木做的 雕刻着蔷薇花 闪着温润的光 经过一系列精心策划的巧合 我被放置在你的前厅 当然 你看不见我藏在木质纹理中的眼睛 也听不见我突突乱跳的心 只是 你每天必定注视我几秒钟 在注视你自己的时候

我全神贯注地盯着你每一个表情你喜我则喜你忧我则忧 你喜我则喜你忧我则忧 出门前我会不厌其烦地提醒你 请多添件衣衫 已是秋

> 当你对着镜子微笑 我假设那微笑是给我的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一个无人破解的暗号

> 我日日夜夜守候在那里 就像灯塔守候着船只 就像驿站守候着客旅 为了不错过 任何一个偶然的相遇

你 来也匆匆 去也匆匆 之间的分分秒秒 便是我无期的苦刑

我在痛苦中欢笑 我在欢笑中悲歌 原来这就是咫尺天涯 原来这就是欲说不能

本想就这样 默默伴你一生 然而有一天 然而有一天 你端一盆清水 来到我面前 当你的指尖滑过我的肌肤 你诧异 这镜子 怎么会哭? 缘

没有天 哪有地 没有地 哪有树 没有树 哪有纸 没有纸 哪有笔 没有笔 哪有字 没有字 哪有书 没有书 我怎么会遇到你

没有天 哪有云 没有云 哪有雨 没有雨 哪有水 没有水 哪有河 没有河 哪有船 没有船 哪有浆 没有浆 我将如何去找你

没有天 哪有日 没有日 哪有夜 没有夜 哪有星 没有星 哪有梦 没有梦 哪有幻 没有幻 哪有诗 没有诗 我拿什么去会你